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Title | 關於莊子「情」與「禮」的研究 |
| Author(s) | 黃, 錦鋐 |
| Citation | 懷德. 1979, 49, p. 1-5 |
| Version Type | VoR |
| URL | https://hdl.handle.net/11094/90576 |
| rights | |
| Note | |

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: OUKA

<https://ir.library.osaka-u.ac.jp/>

The University of Osaka

關於莊子「情」與「禮」的研究

黃 錦 鉉

大家都知道，莊子是不談感情的，他曾經和惠（施）子討論過人有情無情的問題。莊子德充符篇記載說：

有一天，惠子問莊子說：「人本來是無情的嗎？」莊子回答說：「對的」。惠子說：「人如果沒有感情，怎麼可以稱爲人呢？」莊子說：「大道給他形貌，自然給他身體，怎麼不能說是人呢？」惠子說：「既然稱做人，怎麼會沒有感情呢？」莊子說：「你說的不是我所認爲的感情，我所說的無情，是說人不可以因爲好惡而傷害自己的本性，常隨順自然的變化，不用人爲增益天然。」^①

從這段文字的記載看來，莊子所否定的感情，是好惡而傷害自己本性的情慾，不是超越人類利害，隨順自然本性的情感。因爲人類好惡的情感，常表現於外，我們看得見，順隨自然變化的情感，它是沒有表現的感情，我們看不見，表現於外的好惡情感，爲莊子所反對，而沒有表現隨順自然的情感，是天地間萬物所自具，是莊子所不反對的，莊子所反對的情感，我們看得見，莊子所不反對的情感，我們看不見，於是後人就說莊子反對情感，這是不合事實的。人類所表現的感情，有情緒，有情操。情緒像潮水，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衆所目睹，而情操是情感的昇華，是含蓄蘊藏的一種德操，是持久性的，看似無情，其實是至情，順隨自然變化的感情，就是超乎天地間萬物變化的持久的情操，其實莊子何嘗無情呢！

在另一方面說，莊子的感情，是和理智結合的，有時被理智所掩蓋，我們看不見吧了。至樂篇記載一段惠子批評莊

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說：

莊子妻死，惠子去弔喪，莊子則正坐着敲瓦盆而唱歌。惠子批評說：「和妻子共同生活，替你扶養子女，現在年老，死了，你不哭也就罷了，反而鼓盆而唱歌，不覺得太過分了嗎？」莊子回答說：「不是的，當他剛死的時候，我怎麼能不哀傷呢？但是觀察她的起初，本來沒有生命，不但沒有生命，而且沒有形體，非但沒有形體，而且連氣息都沒有。然後氣息變化而有形體，形體變化而有生命。現在生命變化而死亡，這種演變的過程，就像春夏秋冬四時的循環運行一樣，她正安睡在天地的大房間之中，而我在旁邊哇哇的哭，那不是太不了解生命的道理嗎？所以我才不哭。」^②

由此可見，莊子當他妻子死的時候，是曾經哀傷的，哀傷則是情的表現，但當他想到死生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，就像春夏秋冬的循環一樣時，他就理智的不哀傷了，這是感情通過理智，理智掩蓋了感情的結果，其實莊子何嘗無情呢？

總而言之，莊子是具有濃厚熱烈的情感，只是他所表現的情感，是超乎宇宙萬物的至情，而這至情，又與理智相結合，所以後人說他是無情吧了。

和感情相提並論的是禮，詩大序說：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，莊子對於禮，也有他獨特的看法。從表面上看，莊子也是反對禮的，不過，莊子是反對世俗的禮儀，但並不反對自然的禮儀，大宗師篇記載一段故事：

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三個人是朋友，不久，子桑戶死了，還沒有安葬，孔子聽到這件事，命子貢代表去致祭。子貢到那裏，看見孟子反、子琴張兩個人，一個在編曲，一個在彈琴，兩個人唱起歌來了。子貢走過去問說：「請問對着朋友的屍體唱歌，合乎禮嗎？」兩個人聽了，相對而笑，說道：「你那裏知道禮的意義呢？」^③

這段話裏有兩個禮字，一個是子貢說的「對着朋友的屍體唱歌，合乎禮嗎」的「禮」。一個是孟子反、子琴張說的「你那裏知道禮的意義」的「禮」。這兩個「禮」字，形式一樣，但內含的意義卻不相同。子貢說的禮，當然是指儒家的禮，孟子反、子琴張所說的禮，則是道家的禮。禮的本意是理，禮記仲尼燕居說：「禮也者，理也」。孔疏：「理，謂道

「理」。理有人理，有天理的分別，儒家說的禮，是方內之禮，屬於人理，其本質是感情，所以坊記說：禮是「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」。而道家所說的禮，是方外之禮，屬於天理，其本質是自然的規律。按人理說，人死應該盡哀，不能對着朋友的屍體唱歌，所以子貢看他們唱歌覺得奇怪，就問「這樣合乎禮嗎」？但是按天理說，人的死生，是自然的規律，像春夏秋冬循環一樣，不足為奇，沒有什麼值得悲傷的地方，所以不但可以不哭，而且還可以臨屍而歌，因為道家所遵循的禮，是方外的自然規律，遵循自然的規律，天理、人理都包括其中。只談人理，卻不能包括自然的規律，難怪他們兩人要說「他那裏知道禮的意義呢」？自莊子把禮劃分為兩種不同的範圍之後，後世慢慢的對禮有種種不同的意見，張璠漢紀記載一段故事說：

山陽太守薛勤喪妻，不哭，將殯葬的時候，對着棺柩說：「幸而沒有夭折，又有什麼可遺憾的呢？」又王龔（順帝永和時太尉）妻子死的時候，王龔和家人都一同服喪哭泣。

喪禮在古代是五禮之首，應該很慎重才對，現在對同樣的喪禮，而有兩種不同的行為，雖然不很受當時社會的贊同，但風氣已經慢慢在轉變。到了魏晉，禮儀明顯的劃分為兩種，一是方內的儒家的禮制，一是方外的道家的禮制，而且都受到當時社會的認可。世說新語任誕篇記載一段故事說：

阮步兵（籍）母親死了，裴令公（楷）去弔祭，阮籍正在酒醉，披髮盤着腿坐在牀上，不哭。裴楷到了，哭弔以後就走了。有人問裴楷說：「凡是祭弔，喪家主人哭，賓客才哭祭成禮，阮籍既然不哭，你為什麼哭呢？」裴楷回答說：「阮籍是方外之人，所以不尊崇禮制，我們是世俗中人，所以要受禮儀的約束」。當時的人認為雙方都合乎中道。

阮籍所遵循的就是順乎自然情性的方外之禮，所以他哭，裴楷遵循的是方內世俗的禮，所以要哭泣盡哀成禮而去，而當時的人認為都合乎中道，可見方內之禮與方外之禮在魏晉時代都在流行呢？阮籍所說的「禮豈為我輩設哉」的「禮」，應該是指方內世俗的禮。換句話說，阮籍也自以為是方外之人，不受方內禮儀的拘束，所以他酒醉睡在鄰家婦之側，

鄰婦丈夫觀察，始終沒有他意，也就算了^⑧。這都可以說明方外之禮，也得到一般社會人士的默許。所以要說阮籍沒有禮制也不對，因為他所遵循的是方外之禮呀！不像世俗表現在形式上吧了。

總而言之，莊子的情感，不是偏狹的個人情感，而是把情感融會在宇宙萬物之中，而且他的情感又是和理智結合，甚至被理智所掩蓋，因此後人說他無情。莊子的禮，是遵循自然的規律的方外之禮，不受世俗禮儀的拘束，在世俗的立場說，莊子否定禮儀，但在自然的規律上看，卻是宇宙的大禮制呢？

淮南子說：「無聲之聲，施於四海」。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，是不是也可以說「無情之情，充滿至情，無禮之禮，正是大禮」呢？

註

本文曾在日本東方學會第二十四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發表，為講演方便，引用原文，經譯為口語，茲將原文及出處，註明於次，以供參考。

① 莊子德充符篇原文為：惠子謂莊子曰：「人故無情乎？」莊子曰：「然。」惠子曰：「人而無情，何以謂之人？」莊子曰：「道與之貌，天與之形，惡得不謂之人？」惠子曰：「既謂之人，惡得無情？」莊子曰：「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」

② 莊子至樂篇原文為：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惠子曰：「與人居，長子老身，死不哭亦足矣，又鼓盆而歌，不亦甚乎！」莊子曰：「不然。是其始死也，我獨何能無慨然！察其始而本無生，非徒無生也，而本無形，非徒無形也，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，今又變而之死，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，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，自以為不通乎命，故止也。」

③ 莊子大宗師篇原文為：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三人相與友，曰：「孰能相與於無相與，相為於無相為？孰能登天遊霧，攬挑無極；相忘以生，無所終窮？」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為友。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，未葬。孔子聞之，使子貢往侍屍而。或編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「嗟來桑戶乎！嗟來桑戶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猶為人猶！」子貢趨而進曰：「敢問臨事焉歌，禮乎？」

④ 張璠漢紀見後漢書注引，原文爲：山陽太守薛勤喪妻，不哭，將殯，臨棺曰：「幸不爲天，又有何憾？」又王龔妻死，龔與家人同服喪哭泣。

⑤ 祭統云：「禮有五經，莫重於祭，喪以慎終，祭以追遠，舉祭以該喪。」又昏義云：「夫禮始於冠，本於昏，重於喪祭，尊於朝聘，和於鄉射，此禮之大體也。」具可見喪禮之重要性。

⑥ 世說新語任誕篇原文爲：阮步兵喪母，裴令公往弔之。阮方醉，散髮坐牀，箕踞不哭。裴至，下席於地，哭聲畢，便去。或問裴曰：「凡弔，主人哭，客亦爲禮，阮旣不哭，君何爲哭？」裴曰：「阮方外之人，故不崇禮制，我輩俗中人，故以儀軌自居。」時人嘆爲兩得其中。

⑦ 見世說新語任誕篇。阮籍嫂嘗還家，籍相見與別。或讖之（按曲禮云：嫂叔不通問，故讖之。）籍曰：「禮豈爲我輩設耶？」晉書阮籍傳同。

⑧ 世說新語任誕篇云：「阮公鄰家婦有美色，當壚酤酒。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，阮醉，便眠其婦側。夫始殊疑之，伺察終無他意。」